



重修关帝庙钟鼓戏楼垣墙记碑（中）。

“帝君降祉，葺蕤于四方”

——重修关帝庙钟鼓戏楼垣墙记碑

□ 宗世强 文/图



“重修关帝庙钟鼓戏楼垣墙记碑”在关帝庙院内龙凤槐西侧，立于清咸丰九年（1859年），它高172厘米、宽72厘米、厚22厘米，圭首，额题“永垂不朽”，碑文如下：

通天云霓，神工也，以居人则衰矣；廊庑璀璨，人境也，以对神则重矣。岱麓旧有关帝庙，康熙初，盐当行扩庙北迤，西地另建大殿，前立拜棚及钟、鼓、戏三楼，下层作马廄，嗣屡经重修。道光二十八年，两行善士敬神念切，重修大殿及拜棚，备极口费，而他工犹未暇。今岁，鸠工整理外装，原庙既已曲意奉神，使游居两妥矣。内缮钟鼓二楼，俾猛虚骧腾，灵龟风动，考击之盛，神听顿觉畅然。至演剧一楼，尤念侑神之重，补葺藻绘，则使金碧与舞衣争辉，即笙歌与朱弦并奏，对越至此无憾矣。复将马廄向前扩，弓地改作山门，外及裙墙，俱使頽壤飞文，观瞻一肃。是役也，工非特起而匠繁费鉅者。备物事神，典至重也，庙规益密，即神感益深，将来帝君降祉，不独胙彘于我同志，亦且葺蕤于四方，民间不朽之盛业也。爰述梗概，留诸贞珉。

已酉科乡贡进士、候选训导、古菟裘冯秉峽沐手撰文，历下庠生毕承伊沐手书丹。

捐钱字號：公業隆、公泰興。督工：盐行：郭振基、于璋、劉汝明、魏儀；當行：王兆淮、李太良、白子睿、張得三。

咸丰玖年岁次己未桃月谷旦。

碑陰：

住持道會司：于岱合 暨徒：任

顯齡、李顯长。孫：周揚春。曾孫：劉靜齋。

梁傳緒 暨徒：亓崧珞。孫：蒲岱寬。

魏傳紀 暨徒：張松珠。孫：張岱勤。

張崧巖 徒：郭岱選

鐵工：王立柱。木工：張起寧。石工：姜朝鳳。泥水工：張國柱。油畫工：唐起。

碑文大意：

云雾变幻莫测的高山是大自然的神奇造化，若用来当作常人居住的地方，就显得对这份自然之奇太过轻慢了；庙宇里廊庑光彩夺目，是人工建造的辉煌场所，这样的地方供奉神明，才称得上庄重得体。

泰山脚下很早就有一座关帝庙，康熙元年（1662年），经营盐业和典当业的商户们把庙宇向北扩建，又在西侧修建了大殿，殿前立起了拜棚，还建了钟楼、鼓楼、戏台，楼下的一层用作马廄。这之后，这座庙宇又经过了多次重修。

道光二十八年（1848年），有两位对关圣帝君敬奉有加的行善之人，牵头重修了大殿和拜棚，虽然耗费了大量财力，但其他建筑却来不及修缮。

今年，众人召集工匠整理庙宇外部装饰，原来修建的庙宇，就已经用心妥当布置了供奉神明和相关人员居住的各类场所。此次修缮，首先修缮了钟楼和鼓楼，竣工后，钟楼上象征威严的猛禽仿佛振翅欲飞，鼓楼上的灵龟好像随风而动，撞钟击鼓，声响宏阔，猜想神明听到庄重的声音也会感到舒畅快意。

然后是戏台，众人更看重它用来祭祀助兴、取悦神明的作用，于是对戏台加以修补并重新彩绘，让金碧的戏台与演员的光彩舞衣相互

辉映，台上的笙歌与弦音交相奏响，这样的供奉神明祭祀仪式，才算没有任何欠缺。

另外，众人还把原来的马廄向前扩建，把这块开阔之地改建为山门，庙宇围墙都用带纹理的朱红砖石修葺，使整座庙宇看上去肃穆庄严，见者心生敬畏。

这次工程虽不是全面修建，但参与的工匠众多，修缮耗费不菲。借着这次工程，完善了进行庄重典礼供奉神明的器物，此后，庙宇的制度愈发严肃缜密，人们对神明的感应会愈发深切，日后，关圣帝君福泽不仅惠及我们这伙志同道合的人，也会恩泽四海百姓，这实在是一个能流传长久的功德之事啊。

因此，我记述下这次修缮的大致情况，把它刻在石碑上以期流传后世。

这篇碑记简述了泰山脚下关帝庙的发展历程，记录了一次系统性的修缮工程，既介绍了庙宇规制逐步完善的过程，也阐释了民间对关圣帝君的虔诚信仰。

碑文首先介绍了泰山关帝庙的“前世今生”，梳理了从扩建到完善的脉络和发展关键节点，揭示了辉煌的背后是不同时期民间力量持续投入的结果。康熙元年的扩建主导者是“盐当行”（盐业和典当业商户），这两类行业在明清时期利润丰厚，商户们通过增建大殿、拜棚、钟鼓戏三楼等，既为供奉同乡先贤关羽表达敬意，也借修庙这一义举提升行业声望。道光二十八年（1848年），两位善士因敬神心切“备极口费”，优先重修了核心的大殿与拜棚。而碑文记录的这次的系统性修缮，不仅整修了钟楼、鼓楼、戏台这些核心附属建筑，还改造马廄为山门，修缮了围墙，弥补了此前修缮的疏漏，达

到“内外兼修”，让庙宇整体规整肃穆，实现了全方位的品质提升。

修缮的细节突出建筑里的“礼神逻辑”，每一处都围绕“敬神、侑神”展开，体现了传统祠庙建筑与民间信仰的呼应。修缮后的钟鼓二楼，“猛虚骧腾，灵龟风动”的纹饰，以及“考击之盛，神听顿觉畅然”的猜想和“頽壤飞文”的山门与围墙，营造出肃穆的氛围，让百姓从踏入山门开始，便收起轻慢之心，以恭敬态度祭拜神明。

作用最显著者为“金碧与舞衣争辉，笙歌与朱弦并奏”的戏台。在传统祠庙文化中，戏台演戏是为“取悦神明”，赏戏的人只是从众。戏台上通过演绎关公的忠义故事，既完成对神明祭祀的助兴，更能让围观的百姓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忠义教化，实现“敬神”与“化人”的双重目的。

文末提到“爰述梗概，留诸贞珉”，点明了立碑作记的目的。一是留存功绩。此次修缮工匠多、耗费大，让庙宇达到了“对越至此无憾”的状态，将此事刻在石碑上，能让后人铭记这些参与者的善举，让这份“备物事神”的盛业得以流传。二是传递期许。“帝君降祉，不独胙彘于我同志，亦且葺蕤于四方”，既强化了“敬神获福”的信仰，也期许后世能延续对关公的恭敬，传承修缮祠庙义举，践行忠义精神，让关公信仰带来的福泽长久，惠及四方。

这篇碑记不仅是泰山关帝庙的修缮档案，还呈现了明清时期商业群体与祠庙建设、民间信仰三者之间相互交织的社会情景。祠庙因民间力量而不断完善，民间群体则借祠庙传承信仰、凝聚人心。这一切，都通过碑记的形式，成为当今可阅读、可感悟的历史记忆。